

巴黎公社史料辑要

〔法〕阿·阿达莫夫編

黎 星譯 許淵冲校

商 务 印 书 館



巴黎公社史料輯要

1871年3月18日—5月28日

[法]阿·阿达莫夫編

黎 星 譯

許 淵 冲 校

商 务 印 书 館

1962年·北京

Arthur Adamov
LA COMMUNE DE PARIS
18 Mars-28 Mai 1871
Éditions Sociales
1959 Paris

巴黎公社史料輯要
1871年3月18日—5月28日
〔法〕阿·阿达莫夫編
黎 星譯 許淵冲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門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07 号)

新 华 书 店 經 售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装

統 一 书 号: 11017·119

1962年12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91 千字
印张 8 ¹⁰ / ₁₆ 插页 3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9) 1.30 元	

出版說明

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巴黎公社起义，是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第一次光荣尝试，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是今天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先驱。在人类历史上，它破天荒第一次打碎了资产阶级借以统治和压迫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群众的旧的国家机器：废除了常备军和政治警察，建立了国民自卫军和民兵；革除了所有一切靠社会供养的旧官吏，而代之以由普选产生的、可以随时撤换的工人代表；实行了国家、学校与教会的分离，剥夺了教会的一切财产；并把所有逃亡厂主的企业收归工人合作社管理。公社的这一切措施，都显示了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气魄。

巴黎公社给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材料，也为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政权提供了良好的范例。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屡次论及公社并给以极高的评价。公社自诞生之日起，距今虽然已经九十几年了，但是公社的原则和精神对于今天各国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仍然具有普遍的现实指导意义。

为了深入研究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和教训，我馆决定出版《巴黎公社会议记录》（共分两卷）和这本《巴黎公社史料辑要》。这本书是根据法国实验戏剧家阿尔都尔·阿达莫夫所编、1959年由巴

黎社会出版社出版的《巴黎公社文选》編譯而成并改称今名的。由于人民出版社已經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論巴黎公社》一书，为了避免重复，我們刪去了法文編者从《法兰西內战》和該书序言以及《国家与革命》中所摘录的有关巴黎公社的部分，其他材料及其排列次序則未加变动。凡书中和《巴黎公社會議記錄》相同的部分，在譯文和譯名上，都已力求統一。法文版編者註都仍保留。另外，中文版譯者和編者增加了一些註釋和說明，都已分別标明。

本书所包括的材料，范围很广，内容丰富。其中有公社所采取的軍事、行政、經濟和文化的措施；有国民自卫軍中央委员会和公社所发表的关于决心保卫巴黎、保卫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和反对凡尔赛政府勾結普軍进犯巴黎的文告；有公社群众团体和公社社員所发表的决心支持公社的声明和讲演；有国民自卫軍战士和工人向家屬所写的关于他們战斗生活的书信；还有凡尔赛卖国政府所公布的旨在消灭公社、欺騙法国和巴黎人民的文告。此外，本书还收編了法国偉大的作家雨果、福楼拜等关于公社的文章。在这些材料中，除极少的一部分外，絕大部分还是第一次譯成中文。因此，这些材料是很珍貴的。我們希望本书的出版能有助于对巴黎公社作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

商务印书館編輯部

1962年9月

目 次

序	4
---------	---

告示和宣言

告人民书及其他文件	13
-----------------	----

蒲魯东和布朗基

約瑟夫·蒲魯东	54
奧古斯特·布朗基	66

巴 黎 公 社

茹尔·瓦萊斯	78
古斯达夫·馬洛托	91
奧古斯特·罗热尔	94
俄利維埃·潘	97
阿尔都尔·阿尔努	99
阿尔伯·泰斯	105
茹尔·貝尔热	109
《杜歇老爹报》	112
路易絲·米歇尔	115
伊丽莎白·德米特利耶娃(托馬諾夫斯卡婭)	118
里斯特和茹蓮	121
沙尔·德勒克呂茲	123
列奥·弗兰克尔	126

欧仁·瓦尔兰·····	130
特罗埃耳·····	132
古斯塔夫·勒弗朗赛·····	134
沙尔·阿木鲁·····	137
馬克西姆·維約姆·····	142
伊波利特·利沙加雷·····	155
让-巴蒂斯特·克雷芒·····	162
埃利塞·莱克留·····	164
茹尔·盖特·····	166
阿尔都尔·韓波·····	169
欧仁·鮑狄埃·····	176
泰奥菲尔·費烈·····	179
茹尔·阿利克斯·····	181

凡 尔 赛

爱特蒙·德·龔古尔·····	184
保尔·封杜略·····	190
馬克西姆·杜·康·····	192
古斯塔夫·德·莫利納里·····	195
泰奥菲尔·戈蒂叶·····	197
亚力山大·小仲馬·····	199
法朗西斯克·薩尔塞·····	201
吉甫·····	203
梯也尔先生·····	206
普列克侯爵·····	211

加尔三	216
阿尔伯·德·孟伯爵	219
維努瓦將軍	223

凡尔賽左派

妥協分子和冒險分子

路易·勃朗	226
路易·納当尼埃尔·罗塞尔	229
昂利·罗什福尔	233
卡米耶·佩尔当	236
沃特兰	240

福樓拜·左拉·雨果

古斯塔夫·福樓拜	244
艾米尔·左拉	248
維克多·雨果	250

威廉·李卜克內西	255
----------------	-----

人名对照表	257
-------------	-----

书刊譯名对照表	264
---------------	-----

序

将近两年的时间，我一直在编写一个关于公社的剧本，而且还没有写完。〔1871年的〕3月18日到5月末短短的几个星期的材料真是太丰富了，简直使人目眩。一切令人难忘的事全都在这里了。

最动人的当然首先是公社社员的英雄气概，在面临普鲁士人的威胁，凡尔赛分子的疯狂进攻，法国差不多不敢吭声的时候，只有他们在临时筑起的街垒里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同他们一道战斗的还有他们的妻子、儿女，他们的比利时、波兰、意大利的同志及各地的工人弟兄，他们都有一个终于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应该保护的共同利益。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自己的命运，第一次属于自己的命运。

的确，这是世界上有史以来破天荒第一次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这个阶级破天荒第一次控制了生产资料。

公社，如果不是近代史上最神奇的事件（10月17日当然是个奇迹），至少是新时代的先声。

然而，在法国^①谁敢吹嘘说对这个事件有真正的了解呢？当然，某些历史学家和进步人士每年相继到公社社员墙那里凭吊瓦罗兰、里果以及费烈等人……他们对公社有些认识，可是其他人

① 我说的是在法国。

呢？他們至多不过知道 1871 年 3 月 18 日梯也尔先生曾企图夺走巴黎人民的大炮，当他并未达到目的时，便同俾斯麦勾結，用野蛮的士兵来屠杀巴黎人民，进行报复。真是知道得太少了！就是我本人在三年以前难道知道得更多嗎？

說实在的，只是因为资产階級絞尽脑汁、处心积虑地不让人們知道公社事件的真相，人們对于公社就只能毫无了解。资产階級的教科书很少提到公社，提到时，充其量也不过是說：“这是由于圍城造成飢饉而发生的一次暴动”，不然就是說：“这是法国人在外敌当前进行的一次令人遺憾的内部斗争。”这全是些陈腐无耻的老調！

我以为現在我既有机会了解到一点儿公社的历史，我就應該让別人了解它。为了这一目的，我不仅要写一个剧本，虽然目前的环境也許会使在法国上演这个剧本成为遥遥无期的事——当然我不希望这样——而且还要直接利用原始資料，叫那些“翻天覆地”的巴黎人直接发言。因此我們决定出版这本文献。

其次是編輯的問題。應該選擇哪些資料呢？我认为應該強調的与其說是战士們的英雄气概，不如說是巴黎所完成的神奇的工作——包括政治、社会、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都是在困难的、往往是在可怕的条件下去进行的。

是的，應該着重談公社坚持不懈的日常工作；着重談公社的巨大的組織力量，公社为了对付逃亡和破坏活动，为了恢复由于医务人员逃往凡尔赛而使医院陷于瘫痪的医务工作，为了恢复受到凡尔赛分子严重破坏的邮政工作，为了召集国民自卫軍并供給他們粮餉和武器，为了頒布政教分离的法令，为了不让那些經濟能力薄

弱的人象狗一样被人遗弃在路旁，为了发还圍城时期在当鋪中典押的生活必需品，为了征用被資本家廢弃了的工場，并把它們交給工人协作社，公社做了巨大的組織工作。总之，要着重談巴黎的无产阶級首先賴以維持生存，其次賴以掌握政权的巨大組織力量。

我所以大量引用阿尔都尔·阿尔努的著述，首先是因为他的文章以最有說服力的方式闡明了巴黎人在各个战綫上必須进行的战斗：在軍事战綫上、劳动战綫上以及教育战綫上的战斗。其次是因为他的文章表达了那些不幸的人的希望和惊讶，这些人簡直不敢相信政府居然会采取一些对他們有利的措施。最后还因为阿尔都尔·阿尔努的观点固然在某种意义上說來是值得商榷的——他曾在少数派的宣言^①上签过名——但是他却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給我們介紹了那些不仅日日夜夜在区公署、团队委员会、警备委员会以及其他委员会里操劳，而且甘願分担前綫的一切危險，并以自己的亲临前綫和勇气来鼓舞在街垒上作战的男男女女的人們。

我为什么要让弗兰克尔占較大的篇幅呢？这是因为：弗兰克尔是一个首先認識到工人阶級在3月18日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的人。他知道正是因为有了工人阶級，公社才能建立，因此公社應該首先为工人阶級而工作。

我也應該提一下瓦尔兰。我认为在本书里引了他一封信的全文是完全應該的，他在这封信里糾正了对一些人提出的譴責，因为

^① 阿尔努完全有理由担心雅各宾党甚至布朗基派的空洞而不切实际的言論的危險，但是他同他的“少数派”朋友們的知識分子式的爭論也有損害公社的危險，当时凡尔賽軍已經兵臨巴黎，那些爭論至少是不适时的。

經過調查研究以後，他認為這些人是不應該受到那些譴責的。公社的管理是公正的。或許有些浮夸，但實際上是實事求是的。

了解到這一點，就不應該借口人們往往趨向於把 1871 年革命同 1830 年或 1848 年的起義混為一談，換句話說，借口人們一談公社就只看到公社的英雄和街垒，因而認為不該再談這些英雄和街垒了。

我認為本書所引的瓦萊斯和維約姆的文章非常出色地指出了這些堅強和眼光遠大的人們具有多大的自我犧牲和勇敢的精神，儘管他們人數很少^①和存在着任何年輕的政府都有的、內部缺乏組織的情況，在公社情況下，缺乏組織是由于沒有一個能夠把分散和迷失在各種不同的思潮里的力量集中起來的統一政黨的緣故。這是多么可惜啊！

但是凡爾賽分子呢？嗯，我認為把凡爾賽的“文獻”收在這本文獻選集里，也完全應該。為了正確地鑑定 3 月 18 日到 5 月 21 日巴黎所做出的成就，為了很好地認識當時巴黎的偉大，必須同時把凡爾賽分子的卑鄙醜態一起擺出來。我所說的凡爾賽分子，就是資產階級分子。

法國的資產階級看到自己有了危險，便露出了猙獰的本相。那些資產階級的僕從——往往是文學藝術家——也顯露了本來面目，奇怪而又可悲的是，他們的面孔和他們主子的面孔特別相象。從天才小說家福樓拜到老態龍鍾的愛特蒙·德·龔古爾，從“脫離現

① 我們不是信口胡說！並不是所有的巴黎人都起來奮戰的，而只是它最優秀的兒女們，是那些本身受過苦，並且也見到別人受苦，對自己所受的以及所觀察到的痛苦經過深入思考以後決心要結束這些痛苦的人。

实”的詩人泰奥菲尔·戈蒂叶直到警局偵探馬克西姆·杜·康，都^①說明了馬克思关于社会階級第一性論点的正确。

我的引文还扩大到这些僕从們的散文上，以便让人們看出資產階級所用的一套精神欺騙的狡猾手段，自从十九世紀末以来，就沒有多大变化。但是，这些僕从並沒有使我忘掉他們的主子：政客、將軍……

我不打算引述梯也尔的一些名言，这些名言由于共產黨員历史学家莫洛克、苏孔利諾、布魯哈、特尔桑和昂格朗等的記載，人們都很熟悉了^②，我倒願意抄录这个“侏儒”在凡尔賽調查委員會的面前作証的冗长的摘要。为什么偏偏抄录这篇証言呢？因为它可以使公社的錯誤——梯也尔公开为之庆幸的錯誤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就指出的錯誤——大白于天下。

早就應該認識到有必要把法兰西銀行当作第一个抵押品，并用武力把它占領；从3月19日起就該向凡尔賽进攻，毫不給它喘息的时机，使它不能靠俾斯麦的支持来重整旗鼓^③。

还要提到的是維努瓦將軍，他直截了当地叙述了普魯士人的

① 不，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如此。韓波就曾写过《巴黎的再生》。还有其他一些人。公社內部的人，当然更不用說了。

② 我对这些人特別表示感謝，感謝他們的作品給我所提供的帮助。我願意特別提出呂西安·舍勒，他在《茹尔·瓦萊斯作品集》里所加的注释对我是非常可貴的。最后我也要提一下莫里斯·舒里。

③ 我有一些顧慮：我本來也許應該把公社所有的錯誤都提出來的。

公社只想把政權限制在市政範圍內；對於大群間諜不嚴加懲辦……或者懲辦得非常不夠；三次有兩次只是作一些毫沒有拘束力的左派的聲明；巴黎的敵人還武裝占領着幾個市區的區公署的時候就允許出版自由；公社不知道公布它掌握的一些資料可以破壞凡爾賽政府，還有不少糊塗得厲害的事。

但是，為什麼要責難公社呢？它對這一切是毫無準備的，要它做的事又這麼多，而人家給它留下的時間又那麼少！

前哨怎样向前推进，好让政府军屠杀保卫巴黎的人们。

公社用许多最明显的事实证明了：无产阶级一开始行动，资产阶级之间便会携手合作。

现在该提到凡尔赛左派了。

要是不给他们一个较大的篇幅，我认为那是非常不聪明的事。正是通过阅读甚至反复阅读路易·勃朗或沃特兰区长的著作，我们才能学会认清这些人的两面派的手法，他们口口声声自称是共和党人，暗地里却不断同共和国最坚决的敌人勾结——勾结这两个字用在他们身上一点不错。

“啊，内战！可怕的斗争！”这是路易·勃朗所经常叫嚷的。同一个路易·勃朗，从前是帝国的流放犯，而以后呢？在需要选定立场的时候他却极力为镇压喝彩，和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这伙坏蛋一样，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刚才我曾提到了沃特兰区长……本书所引述的他的供词证明，凡尔赛左派操纵了巴黎选举，这对该派绝大多数代表说来，不只是一个拖延时间的诡计，而且使凡尔赛可以准备好来屠杀巴黎。

另外，还要谈到作家。对于年轻的左拉，德莱福斯事件以前的左拉，后来却同温和派、沉默派一起唱着可怜的曲调，难道应该隐而不谈吗？本来还有雨果……但是，他又清醒过来了，并且真正维护了被缉捕的公社社员们，而且他还是第一个，首先用他春雷般的声音为那些——他认识得很透彻——掌握将来的人们呼吁大赦。

另一个问题，就是作恶多端的凡尔赛左派，这个凡尔赛左派，法国社会民主党的糟糕的祖先，它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从蒲鲁东那里来的。

公社的内部就有不少蒲鲁东主义者。那么怎么办呢？我认为那就得把约瑟夫·蒲鲁东的文章放在公社的、凡尔赛分子的、凡尔赛左派的文章的前面。本书一开始就是他给马克思的回信，这封回信就使我们知道了这个人和这个哲学家的虚伪。

我要特别指出，公社所以犯了一些人所共知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蒲鲁东主义者的影响。不错，左派蒲鲁东主义者是有的……但是，只有一个瓦尔兰的高尚人格并不足以掩盖贝雷的两面派手法，贝雷是普列克侯爵的同谋者——他是不是受到收买，这都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正是靠了贝雷，普列克侯爵才得使法兰西银行的财产毫无损失。

布朗基主义者也犯了不少的错误，不过他们并没有危及公社的命运。

谈到布朗基主义者……应该引证《真正革命家》布朗基的话。我也这样做了。

还有第一国际，凡尔赛认为这个“万恶”之源的闻名的第一国际怎样呢？实际上，在开始的时候，它并没有起多大作用，可是后来，在公社末期和公社失败以后，肯定是它——和它的总书记马克思——向全世界的舆论发出警报，接着并把公社事件放在人类进步史的重要位置上的。

因此我应该引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我是这样作了^①。既然列宁从这“第一次工人革命”中吸取了最全面的教训，所以我用列宁的文章来结束全书。^②

① 我还加引了两段威廉·李卜克内西的文章。

② 中译本删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摘录。——中译本编者注。

談到本書的編排，我是這樣做的：

一方面我選擇了最著名的作家，如：瓦萊斯、鮑狄埃、让·巴蒂斯特·克雷芒和路易絲·米歇爾；另一方面我也選了一些不應該被埋沒的作者如：俄利維埃·潘、古斯塔夫·馬洛托等人，他們的職業既不是作家，也不是新聞記者；有的不過是普通的國民自衛軍的戰士、工人和《杜歇老爹報》的通訊員。這些親眼目睹的見證人的報導決不是最不動人的。

這裡，我要插一句。促使我研究公社的一個原因，是（我老實說）公社的美：作者文采風格的美，公社的存在雖然短暫，但是最細微的小節都是美的。當然，這種美不能與政治分開；沒有“覺醒了的群眾的天才創造”^①，就沒有持久的美。最後我認為也不應該把事情的外貌略而不談。

有一些文章與其說是根據政治內容收入本書，不如說是因為這些文章使我們對那個時代得到了一個動人的、詩意的形象。

我們想象一下當時的巴黎吧，想象一下忽然受到智慧啟發的偉大的巴黎，怎樣一直在凡爾賽的炮聲中、在蒙馬特爾回擊的炮聲中、在市政廳慶祝工人勝利的歡樂禮炮聲中度過了三個月。

那是一個春天，一個早熟的春天，忿怒的春天。婦女們在縫制即將來到的街壘戰中應用的沙袋，她們光着的胳膊往往抱着大束鮮花，那是從人們正在互相殘殺的奧特伊門和伊西門那里採集來的紫丁香。那些街道、那些生氣勃勃的街道上奔跑着一些穿着有“杜歇老爹的士兵”、“弗路朗斯的復仇者”和“公社射手”字樣制服

① 列寧語。

的青少年上兵，他們不久就要去为受到威胁的巴黎牺牲。在广场上，疲惫不堪的国民自卫军躺在临时准备的褥子上睡觉，而在稍远一点地方，驰过一辆柩车，后面跟着一个严肃的送葬队；再走两步又是另外一队人，也许是一个面包工人工会的队伍，打着一幅标语牌，上面写着：“白天工作万岁。取消人剥削人的制度。”

还有推勒里宫里的音乐演奏会。还有不停地为公社收留的孤儿们募捐；还有年轻的酒店老板娘正在婉言要求各位过客往正在修筑的街垒上放一块砖头；一个老人坐在一块炮弹的碎片面前……

所有这一切都混合在一片红旗的汪洋大海中。所有这一切都混合在数不清的、五光十色的告示和宣言之中，有些很紊乱，但也有一些是非常明晰、得体、有远见的，它们号召人民深思熟虑、不要轻信谣言，并且保卫经过艰苦奋斗得来的胜利果实。巴黎，一看就知道是怎样的城市。

这本文献选集的目的究竟何在？只有一个：那就是激发工人、知识分子、教育工作者、学生、青年，总之，希望所有在祖国内部展望——或者可能展望——将来的人，读了这本书之后，能更好地了解、充分地了解^①这段伟大的历史，这段历史并不只是德勒克吕兹或伊丽莎白·德米特利耶娃和她的同志们的历史，而是在1871年的春天，已经是读者自己的历史，到了现在1959年的春天，仍然是他们自己的历史。

阿尔都尔·阿达莫夫

^① 有了充分的了解以后，用这种了解作武器，才能有正确的思想方法，才能够理智地、巧妙地进行以后的斗争。